今天：旅遊生意一滑千丈

返香港，前後四日，却有新感覺，日圓跌百分之五，雖少之又少，但對日貨議價，却有助益。下午給小二通電話，談寄貼子事。她同我商賺：「爸爸說，假如照我的意思度蜜月，那須將就你的聖誕假期。那就從十二月二十三日計起，到一月四日——禮拜天止，共十三天，兩個禮拜了！」我忙道：「好極了，那香港以後擺酒請客，就訂好十二月廿三註冊，隨即上飛機到台北，當日家宴，廿五那邊請客。」就此說定，不再三心二意了。

忽接文生王電話，已三個月不見，話今晚在東區「二人世界」食法國蝸牛。我婉言拒絕，話今早返來，整天理事，爲有吩咐，電話講，我照辦。他說：「你知我做廣告之旅遊公司，有關近來心神不定，接咗客仔訂金，成日改期、改歎——六日者改七日或五日，節目當然不同，現在又發生同類事件，引起三四個客請律師樓來信，話大假已過，一年一次，只餘三天，不見七日，要控告賠償損失。」

「一於由但地告，旅遊愈做愈爛，當局已辦乜保險，只怕還是頭痛。這等於香港有不成文法，判死刑，實悲哉，所以日日有流血、殺人、刦金、强姦等等甚至亂倫之事。」他大笑說：「生意如此，我之廣告收不到錢矣。」我笑他「廣告不對辦」。原來做爛之後，連一間好生意之旅遊公司，都天天有團不滿人，求客仔改了又改之怪事。波姬聽到話：「就來一齊瓜矣，目前只大陸和台灣者有信用，香港辦日本者，心神不定，屢不齊人，就要求改了又改。放車錢便過百元也唔掂。」我告訴她：「個寶貝輪，却撈到風生水起，可惜寫了二三十年，還是高山滾鼓——不通！不通！」波姬話呢條笨蛋友，自從討了個寡婦做填房，便轉咗運，成個伸士關佬狀。」正是：「香港無難事，只要厚臉皮」，一點沒錯。早早返家，寫人一個，才發現突然一個女友也無。接夏威夷電報，孫博士同小火奴碌碌度蜜月。說是美國旅遊之州，簡直好玩到極，勸我去撥電話告知小二，她說：「依你，先到夏威夷，歸程過日本，要天下第一酒樓招待住箱根。」告訴她：「今晚連談話的人也沒有，全不在香港了，眞要命。」她吃吃笑曰：「所以要結了有人在床上談天。」

生意經日記

文田子壽　黃昏寫

一九一：互有攻守

舊一舊，反觀泰仔黑豹端央，則有少少肚腩，不見肌肉線條。

如畢凈睇外型，王國嘉晒。

觀衆席中，氣氛熱烈，有人大叫阿國打低泰仔。

鐘响，黑豹照例進行拳舞，然後進行比賽。

第一回合，雙方互有攻守，阿國踢幾下脚，甚爲悅目，觀衆掌聲雷動。

雙方雖然拳脚交加，但打得謹慎，互有中擊。

第二回合，王國發動攻勢，迫到黑豹頻頻後退，四座山呼，驚天動地。

黑豹進前飛脚踢頭，王國用胥匠脚。

黑豹失重心，急退之際，向後跌倒。

觀衆以爲王國砌低了泰仔，歡呼聲不絕，氣氛空前熱鬧。

泰仔只不過失重心而已，並未失分。

雙方繼續鏖戰，互有攻守。

一九一：欣賞他的英俊

「你自己有沒有把握？」問李安娜，「失敗了怎辦？」

「我是有絕對把握的。」李安娜想了想又說，「雖然這是史無前例的試驗，但我却充滿信心！」

「沒有科學根據，又何來信心呢？」王小姐却不以爲然，「人總要想想失敗時該怎樣去補救，而不能只往好的方面去想，否則到失敗時，就會措手不及了。」

「但也不能光往悲觀方面去想呀，我說的對不對？」

「我不是人術，讓他也安心些；但同心一想，他太累了，該好好睡個夠的……」

像風似的鳳回別墅，唐大衞仍在呼呼熟睡，根本沒覺察她已走到自己的床前來了。

「還在大做南柯一夢，」她俯下身輕輕吻他的臉，「連睡着時也一樣英俊，難得！眞是連鬼也給迷住了。」說完，自己也忍不住笑起來——因爲自己就是被他迷住的鬼啊！

她本想喊醒他，告訴他已完成手術，讓他安心些；但同心一想，他太累了，該好好睡個夠的……

才所做的，是邪術，所以我有信心，你別担心。」

「沒有科學根據，又何來信心呢？」王小姐却不以爲然，「人總要想想失敗時該怎樣去補救，而不能只往好的方面去想，否則到失敗時，就會措手不及了。」

「但也不能光往悲觀方面去想呀，我說的對不對？」

「我不是人術，讓他也安心些；但同心一想，他太累了，該好好睡個夠的……」

「還在大做南柯一夢，」她俯下身輕輕吻他的臉，「連睡着時也一樣英俊，難得！眞是連鬼也給迷住了。」說完，自己也忍不住笑起來——因爲自己就是被他迷住的鬼啊！

她本想喊醒他，告訴他已完成手術，讓他安心些；但同心一想，他太累了，該好好睡個夠的……

是決定告訴女兒。

第二天，孔秀雲下班回來吃晚飯，飯吃完了，吃生果的時候，馮冰說：「雲，昨天你和生母見過一面。」

孔秀雲怔住了：「什麼時候？」

「我叫你仙社拉之時，面對的一個，就是你生母。」

馮冰沉着聲說：「當時我自私，不想你和她相認。」

「媽，你放心，生娘養娘都一般大，我不會捨你而去的。」

馮冰眼角，滲出了淚。

林偉仁勉抑悲酸的道：「阿雲得見生母，應該歡喜呀，看你，流出眼淚來了。」

「這個電話，是她昨天寫下的，她名隙珍妮！」馮冰說。

城市之光

生養兩茫茫（七）

晚上，夫婦上床後，馮冰在丈夫耳邊道：「今天在路上，遇到了阿雲的生母。」

「你單獨遇上？」林偉仁問。

「不，和阿雲。」

「阿雲可知她是生母？」

「還不知。」馮冰說：「我承認，我自私，對她說阿雲是姨甥女。」

「你就太不近人情了。阿雲不祇一次追問生母生父踪跡，但見面了，還不使他們相認，實在不好。」

「我承認自私呀。」

「看來我們命中注定沒有子女的了。算罷，你應好好告訴阿雲，阿雲如何辦，由她處理。」

這一夜，馮冰沒有好睡，因爲腦海裡反覆地作思想鬥爭，最後，還是決定告訴女兒。

陰陽之間

生

二：因禍得福

那女孩指着余顧南道：「臭小子，你瞎了眼麼？見到本小姐也不閃開！」

余顧南見她一副女霸王的氣燄，心想她莫非便是馮若蘭，便存了忍讓之心，道：「對不起，俺一時間沒有看見！」

「你眼睛不是要來看東西的，不如摘掉！」那女孩又起雙手，道：「我問你，爲什麼你看見本小姐也不讓開呢？」

「俺只顧低頭看路，沒看到你！」

「你如今看到本小姐了，爲何還不閃開！」

余顧南咬一咬牙，轉身走開，不料那女孩又道：「站住！你是不是余顧南？」

余顧南頭也不轉，應道：「是。你還有什麼話要說？」

「轉過身來，難道你沒讀過書，不知此乃無禮之行麼？」余顧南轉過身去，淡淡地道：「有禮無禮，跟有讀書無讀書也沒有多大的關係！」

那女孩臉色一沉，道：「胡說，你是在諷刺本小姐麼？」

「俺被山賊抓到山寨裡去，裡面有個山賊頭子，也讀過不少年書，却幹那刦殺勾當，許多無讀過書的人，反而動慾地耕田，你說這有什麼關係？」

「那你爲什麼不去動慾耕田，却到我家撒野？你不說清楚，今日便不准你離開！」

余顧南難然大怒，但仍極力忍讓，拉了一張櫈子坐下，自顧自呷着小曲，那女孩氣得雙頰漲紅，罵道：「臭小子，無賴、潑皮！子曰：因而不學，民斯爲下矣！」

余顧南沒讀過書，什麼經云子曰，全不通曉，聽她掉書包，心頭火起，却將呷曲之聲提高，到後來索性呷起童謠，什麼「搖搖搖，搖到外婆橋」。外婆讀我是好寶寶，什麼「母鷄不下蛋，阿妹不要漢」。

一首接一首，他心中想道：「看你的子日多，還是俺的歌多！」

女子幾時遇過此種情況，不由氣得淚花在眼中亂轉，余顧南偷眼瞧見，心中更是得意，不呷而唱，更加起勁。（四六）

天涯客孤俠無名

文・秋風　圖・琴珊木塢

三一一：最後的武器

誠然，這是歡顏本出來的最後武器。而金火自召方士、道士進行「化黃金，冶丹法」。煉丹術士（道士）故弄玄虛，或在人烟稀少的深山中，或在外人不得進入的密室裏，擺設一些爐、鼎、罐、鼒（鬲）、坩堝、蒸餾器、研磨器等，並造成一種烟霧繚繞、寂寞神秘、玄妙莫測的環境。他們用汞、硫黃、鉛、砒礵、硇石、雲母等以及一些植物性的藥材，煉製紅色的丹丸，稱爲靈丹妙藥。一九六五年在南京象山東晉王氏墓中，出土了二百多粒丹丸，大小如綠豆，據化驗主要是近代化學的先驅。火藥的發明，就是來自人們長期的煉丹的實踐。火藥，顧名思義就是「會火的藥」。火藥是一種藥，能冶鑄、殺虫、避濕氣和瘟疫。火藥的三種成份硝石、硫黃、木炭的性能，很早就爲人們所認識。煉丹家在三種成份混合物燒製過程中，發現會與常激烈的燃燒爆炸。經過反覆實踐，人們有意識利用這類混合物的這一性能，製造火藥的技術被掌握了。煉丹家們通過實踐，觀察到許多物質的化學反應，在一些煉丹的著作中，對於氧化、還原、金屬置換、酸鹼相互作用等都有很多的記載。例如葛洪成功地總結了「丹砂燒之成水銀，積變又還成丹砂」。這是人類第一次通過化學手段，得到了與天然產物完全相同的物質，是一項偉大的創造。從漢到唐代，很多煉丹家的著作中都記錄了把鐵放在膽礬（硫酸銅）溶液中，可以把銅置換出來。這種方法叫膽水浸銅法，它不用高溫冶煉就能得到銅的粉末，操作容易，成本較低。宋代已將這種方法應用到生產上。

中國煉丹家對醫藥方面的貢獻也是十分傑出的。煉製的一些無機藥物及對這些藥品性能的認識，都走在世界前列，如用水銀、猪油合劑配製軟膏，比歐洲要早八百多年。用水銀製作利尿藥，比歐洲早一千二百多年。唐代已懂得用水銀、錫和銀製牙齒塡充劑，歐洲人採用這一方法則是一千年以後的事了。中國煉丹術在唐代傳到了阿拉伯，十二世紀傳至歐洲。隨着近代化學的發展，煉丹術已經成爲歷史陳跡，逐漸被人人們遺忘了。（能業、新八七九五七）

海島日出辛海

蜂風語言

偏繆

亦有先例

屯門發生巴士大災難。
希望不會成爲加價理由。

年關在即

年宵攤位開始競投。
可能有人準備過年關了。

何以故？

新市鎮虛兒案趨增。
不是認爲離開市區便有人知道吧？

屋邨主婦手記

阿芳

七：杜太凑孫打孖來

話雖如此，就算杜先生早已知道身罹絕症，到咗這般田地，但亦會自尋短見者也。原來杜先生舊病復發，癌細胞已經擴散至全身，雖然送入醫院，醫生已經無能爲力，與其拖下去久延殘喘，日夜遭受痛苦，不如早日自己結束自己之生命好過矣。

五年前，杜先生因胃癌入院動手術，割去半邊胃，但之老婆兒女一直瞞住佢，話係胃潰瘍。出院之後，杜先生已經準備退休，將貨車賣掉。此時杜老大由丹麥寄錢回來，杜老二也調下一台貨車代襄，也按月交錢給父母，而細女也開始出來工作，經濟不成問題，於是杜先生就帮助老婆凑孫女，頤養天年。

但係，杜先生是個勞動慣之人，駕車技術又好，當身體漸漸復元之後，經不起熟朋友情面，佢又重作馮婦，去搵貨車。初時只是客串性質，一日走兩轉就收工，後來覺得體力不成問題，又越做越心雄，好像以前一樣矣。

以阿芳之街坊而言，最先凑孫者乃是杜家。杜老二結婚比杜老大還要早，現在三人已經唔講爬頭唔爬頭矣。杜老二結婚之後，不久就把女兒接回家去，過一夜，與女兒聚聚之後，但老婆鬼下一子，又把兒子送回老家給老媽子代襄，到吃週末，杜老二才交與老媽子代凑。杜太凑咗個女仔嗰個女兒接回家去，到星期日夜晚又再將女兒送回老家，交與老媽子。

不久，杜老三結婚，搬出去住，一年又把兒子送回老家給老媽子代襄，又凑男孫，咁就週身唔得閑矣。

好在不久之後，杜老三夫婦搬回來住，杜太只日間凑孫仔，夜晚交回界三媳婦，才不至於時辛苦也。

明司令・文　漫浪的落人

習學裡店到常要我

話雖如此，就算杜先生早已知道身罹絕症，到舊病復發，癌細胞已經擴散至全身，雖然送入醫院，醫生已經無能爲力，與其拖下去久延殘喘，日夜遭受痛苦，不如早日自己結束自己之生命好過矣。

五年前，杜先生因胃癌入院動手術，割去半邊胃，但之老婆兒女一直瞞住佢，話係胃潰瘍。出院之後，杜先生已經準備退休，將貨車賣掉。此時杜老大由丹麥寄錢回來，杜老二也調下一台貨車代襄，也按月交錢給父母，而細女也開始出來工作，經濟不成問題，於是杜先生就帮助老婆凑孫女，頤養天年。

但係，杜先生是個勞動慣之人，駕車技術又好，當身體漸漸復元之後，經不起熟朋友情面，佢又重作馮婦，去搵貨車。初時只是客串性質，一日走兩轉就收工，後來覺得體力不成問題，又越做越心雄，好像以前一樣矣。

以阿芳之街坊而言，最先凑孫者乃是杜家。杜老二結婚比杜老大還要早，現在三人已經唔講爬頭唔爬頭矣。杜老二結婚之後，不久就把女兒接回家去，過一夜，與女兒聚聚之後，但老婆鬼下一子，又把兒子送回老家給老媽子代襄，又凑男孫，咁就週身唔得閑矣。

杜老三結婚，搬出去住，一年又把兒子送回老家給老媽子代襄，到吃週末，杜老二才交與老媽子代凑。杜太凑咗個女仔嗰個女兒接回家去，過一夜，與女兒聚聚之後，但老婆鬼下一子，有咗杜老二之先例，但係唔得閑矣。